

ander, A. Einstein, H. Goldman, H. Goldstein, M. Morse, A. Pais, E. Panofsky, H. A. Thompson, O. Veblen, John Von Neumann, H. Weyl, 楊振寧等。

每當我們想起一個人竟受如此不公正的對待時，我們還是感到非常地痛苦，但是讓我們記住——雖然歐本海默受到這麼大的痛苦負擔，但是他還是致力於物理的發展，在他任院長的幾年內，研究院的物理欣欣向榮，對他來講是一件欣慰的事。

關於次原子核研究方面，約在五十年代時發展，在那時，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流體動力學不能造成像電子動力學所到達輝煌成果，同時粒子及其作用展開了新的一方面，不久，利用新造成的加速器，實驗家開始致力於次原子核世界的研究，而理論家亦想要以一些新的規則，（雖然不是 laws）去對付電磁的強作用與弱作用。

就在這個時候，理論粒子物理由理論原子核物理分支出來，而且前者的發展使兩者分歧愈大，理論粒子物理的拓荒者所做的拓展工作與歐本海默時代的研究院的工作息息相關。其他方面，如天文物理及統計力學也很順利地發展，在這些年頭，研究院成爲一個領導中心，成爲熱誠的理論家花他們時間的地方。它的校友名單都具有名望，現在在國內外都可以發現他們的名字，這些人都永遠深深地紀念著歐本海默。

在六十年代初，研究院內的物理學家大大的 scattering，歐本海默再次指導成立一個新的組織，漸漸地又可發現它的工作如以往一樣地進行，也是在這個時候，研究院的漂亮圖書館開始開放，當你去訪問它的時候，你會記得它是羅伯歐本海默的建築物。

戰後歐本海默的寫作集中於一項事實：在近代科學與現在一般文化間之關係並不像它們應該有的那樣密切豐富，當然他曉得科學普及的重要性，但他認爲這並不是他目前的問題，真正令他日夜思索的，是一個聰明才智的人所能對付的事情之範圍竟是日漸狹小，而普通與專門知識之間的關係比以往更形困難，因爲吾人所知的知識，其增加率遠超過以往。甚至對於一個科學家而言，要了解別行的本質通常也有困難，雖然對別行並非完全陌生，但是也僅止於懂得皮毛，就是在物理各方面的關係也是如此，除了一股強烈的慾望想統一它以外，我們也並不完全成功。

然則向哲學家解釋同位自轉是他的意圖嗎？試試看也無妨，他是這樣子想，但是「對於粒子物理，我們目前確信的東西可能還不能立刻把它轉變爲一般文化。」

簡單地說，歐本海默心中想的是：第一，他發表演說提倡人們所謂的「智識團體」，他要在這團體裏面助長一般了解；第二，他認爲把各行業的科學家自己非常熟悉的觀念提出，能有益地讓其他行業分享，以刺激這些行業的發展，就譬如說他建議把量子論的互補性提出

來，他自己希望，並且試著去向生物學家，政治家以及藝術家等解釋這條原理，因爲他相信，對物理學家能做爲工藝的東西，也是代表一種一般想法（a general way of thinking），而開放給所有的人；第三，他發現我們教育系統具有雙重任務，在教育日漸增加需要的時候，我們必須繼續強調在文化生活中，科學居於專業看法中最密切的位置，而且，從大學出來的，沒有一個人能夠避免認識這個事實：即他將是一個無知的人，其他每一個人亦是無知的人，這不是因爲他本身的缺點，而是事情的本性如此。

歐本海默雖然致力這些方面，但是他還是保持他對物理的高度興趣，他自己的研究方面有任何新的進展，他都能保持與之同肩並進，絕不落後。在1966年初，他病得很嚴重，雖然如此，他還是沒有拋棄他對物理不竭的好奇。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歐本海默死了。

下列中任何一項皆足以使歐本海默成爲一個優越的科學家；他自己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做爲一個老師的影響，他在羅斯阿拉莫斯的領導，他在高深研究院的領導以致於使該院發展成爲理論物理的中心，他爲使科學更受一般了解的提倡而努力。當全部合在一起，我們尊崇他爲我們這個時代科學的偉大領導者，當這些與發生在他四周的事物縱橫交織在一起，我們紀念他爲這個國家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散曲：「妄無奈」

吳劍秋稿

嘆前生註定，命運不乖，
入得此系來，苦哉！苦哉！
爲功課：日日心驚，夜夜肉跳；
恨老天如此安排！
君不見這漫漫三年，
朝朝「K」書，夕夕把首埋，
到如今，妄弄得個：
腰身似線，骨瘦如柴！
菱花鏡裏，我錯把影兒猜！
爲的是：「美麗的以後，
幸福的將來。」
縱使是辜負九十好春光，萬斛郎君意，
也只好徒呼「無奈，無奈！」
恨心人還道：「無奈！無奈？」
什麼是無奈？……
怪只怪郎當初不該來！」